

李 更/著

文化
晃晃

——李更随笔集

東方出版中心

李 更/著

文化

晃

晃

李更
随
笔
集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晃晃:李更随笔集/李更著. —上海:东方
出版中心, 2010.8

ISBN 978-7-5473-0216-3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0555 号

文化晃晃——李更随笔集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63 千

印 张: 10.75

印 数: 0,001—3,250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216-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晃晃

也许就是为了
安静五分钟
在这个世界上
居然找不到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放不下
不知道放不下什么

或者一辈子
只是为了寻找
一个温暖的饭碗
让自己明白
小康的日子
是怎么回事

于是来到精神病院
观察那些满足的表情

很多时候
我们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尴尬地步
像老鼠躲避猫的目光

不清楚为什么
自己没有固定的位置
可能我们正在逃避的
却是我们始终要追求的

我们没有使命感

是因为我们理解
现实和理想的距离
实在太过遥远
一声天凉好个秋
似乎已为自己减压

我们是带菌的
为了不被别人污染
我们自己
污染自己

我们肯定不能同化别人
也不希望被别人同化
我们给自己打气
虽然像草根一样生存
却像上帝一样思考

在社会的舞台上
哪怕只有一次出演的机会
我们也能成为一种角色
但是我们知道
得到这样位置的代价
需要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

我们一生的时间
可能都是在寻找的路上
我们要路过所有的别人
别人也要路过我们
希望大家都能停留五分钟
为了在对方的脸上
看到自己到底是谁
许多时候认识自己
真的要麻烦别人

李更和他的随笔（代序）

黄自华

李更的批判精神，似乎超越了自己的职业角色与地位；他在主流文化之外的鼓噪与喧哗，让温柔敦厚、尊卑有序的文化现场时时泛起不小的骚动，让一些位高权重的文化精英无比烦恼和愤怒。李更在对知识分子身份深感困惑的同时，仍然怀着执著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纷繁的现实。他的随笔，依然孤独地坚守着自己一贯的文学品格，那种难以消解的人文关怀精神。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他始终怀着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感，深切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步步逼近芸芸众生的灵魂与生命本体，对权势与邪恶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李更没有当代主流文化人的虚伪或者说是伪崇高，所以他能够在叙事文本中坚持真诚的讲述和人性与心灵的清晰展示；不谋求建立某种与现实一致的叙事世界，飘忽于超脱与欲望现实之间的迷离恍惚的诗情。他的随笔，虽然常常以其黑色幽默的话语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非礼，却让我们看到了他充分表达自己探索事物本质的欲望。

李更的机智，在于他善于将宏大叙事的言说，融入私人的叙述之中。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精细观察和独到见解，都在无拘无束的议论和兴之所至的俏皮话中，凝固成了启人心智，风趣、轻松的话语符号，从而让读者与作家一起在恬淡的心境中共同把玩哲理的碎片，一起分享思维的快感。

李更是人世的挑剔者，也是主流、传统文化的叛逆者，或者说他已成为文化晃晃的代表。这群人，他们的话题貌似“离经叛道”，背后却深藏着对当下主流文化的沉思；他们以张扬的姿态登场，以激荡的话语吸引台下的掌声和嘘声，又在无奈的叹息中悲情地转身。

李更，他注定只能是一生奔波找不到灵魂栖息之所的人。

目 录

大声公 / 001

关于读书 / 004

偶感 / 006

疼痛 / 008

文化也有垃圾 / 010

圆满 / 012

断供了 / 014

旧友 / 016

心理阴暗的表现 / 018

民族自卑感是中国英语热的根源 / 020

同名会 / 022

关于“海龟” / 024

《潜伏》的意义在于出现类型化人物 / 026

尴尬的珠海人 / 028

阿Q是中年人 / 031

抑郁中生存 / 034

- 价值观的混乱 / 039
- 不是审美疲劳吧 / 041
- 萝卜的价值 / 043
- 对京剧的追悼 / 046
- 关于“山寨版” / 048
- 塌陷的脚印 / 050
- 有良心的腐败 / 053
- 怎样阅读《无法安宁》 / 056
- 恐吓疗法 / 059
- 知识爆炸与信息污染 / 062
- 人是要有点运气的 / 064
- 背景音乐 / 066
- 文凭的尴尬 / 069
- 小说界的四大天王 / 072
- 时尚收藏 / 076
- 成功者的另外一面 / 079
- 读旧稿 / 082
- 出一套无标价丛书，如何？ / 085
- 零打碎敲主义 / 087
- “闪光”与眼光 / 091
- 背景：北京 / 093
- 天下文章一大改 / 095

文人与憋 / 100	王蒙 / 100
可读性 / 102	王蒙 / 102
团结 / 104	王蒙 / 104
球迷语录 / 106	王蒙 / 106
旁观也是一种职业 / 108	王蒙 / 108
盲流的文学 / 112	王蒙 / 112
缺陷之美 / 115	王蒙 / 115
小仲马：私生的文学 / 117	王蒙 / 117
经验谈：新卡拉OK / 120	王蒙 / 120
姿色分子的阅读 / 122	王蒙 / 122
用好你自己 / 125	王蒙 / 125
斯文扫地 / 127	王蒙 / 127
庙堂文章 / 129	王蒙 / 129
文学的女性化 / 131	王蒙 / 131
影视与小说 / 133	王蒙 / 133
真理有差价 / 135	王蒙 / 135
不好互换的角色 / 138	王蒙 / 138
从书本到书本 / 141	王蒙 / 141
标准中的文学 / 144	王蒙 / 144
小说的尺度 / 147	王蒙 / 147
先锋的菜园 / 150	王蒙 / 150
书扉野墨 / 156	王蒙 / 156

大声公

那天在凤凰卫视窦文涛主持的节目里看见德国的汉学家顾彬，他果然是敢于说话的，但是我在他身上却没有看到德国人的严谨，倒很有一点当年党卫军的严厉和战败国的忧虑。

其实我以前并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如果是放在十几年前，我会马上谴责自己的孤陋寡闻，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话语权。现在不同了，我会像看待“超女”那样很娱乐地问：顾彬是谁？

今天我知道，顾彬就属于那种典型的一鸣惊人的人物，和我们的芙蓉姐姐、李宇春、刘晓庆、杨二车娜姆一样，语不惊人誓不休。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已经不重要，关键是他提供了另外一种中国文学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不是一贯的，而是随机的，有瞬间的细微变化甚至根本性改变。

照理说，中国的文学不用外国人去说三道四，这个定价权在我们这里。当然，现在有许多中国作家对自己没有信心，老是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要求自己，甚至是苛求自己。但是，顾彬不是瑞典人，他这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中国作家大可不必去巴结他。

但是，还是有相当的中国作家看重他的标准，这些作家多半是所谓的诗人。因为什么？因为顾彬这个老头子更喜欢读诗。他认为中国当代的小说无一可取，连莫言也落后了。

他的话有一些可能非常让人解气，比如他不断强调：虹影、卫慧、棉棉的小说垃圾。

我以前说过，文化也有垃圾。但是能够成为文化的垃圾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至少，你首先得是文化吧？而且，其他垃圾好清理，文化垃圾却是非常不好清理的，就像口香糖，开始还有香味、甜味，而且还是清理某些人口气的工具，但是用完以后它自身也成为一种麻烦。

有人说，顾彬骂的三个女作家，还是十分有姿色的，一个原因是顾彬不喜欢看小说；二个原因是美女作家没有和他潜规则；三个原因是她们太招摇太高调太畅销。

说到底，顾彬同情的是小众，比如那些流浪到西方去的诗人们，他们几乎被国人忘记了，甚至从来就没有人记住他们。

顾彬有一个固执的看法，他认为小说是不能讲故事的，以莫言为代表的许多中国作家太会讲故事，太喜欢讲故事，而讲故事和说书人有什么区别？我的理解是，讲故事的小说家和讲语言的小说家在顾彬看来，就像李宇春和张靓颖的区别。讲故事的小说家多半代表了俗民的口味，就是中国现行的通俗小说，属于地摊文学。

还有一种可能，我知道的，过了45岁的男人基本上不看小说了，他们不喜欢虚构的东西，我自己就属于这样的男人，除非现在的小说有新闻性或者虚构得非常真实，否则我就没有耐心看下去。

依顾彬之骨灰级，不看小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看中国作家的小说更是有道理的。

自然，顾彬再三强调的，是中国作家写得太快，一部长篇小说几个月就搞定了，甚至几十天就写完了。这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很普遍，中国读者的阅读速度追不上中国作家写作的速度。按照顾彬的标准，一天只能写一页文字，次日就应该是修改，再次日还是应该修改。

他说，自己一部百来页的书，写了好几年，这才拿去出版。原来他的标准是根据他自己的写作习惯制定的，我不知道他是否以此规范德国作家的写作，起码他这样规范中国作家的写作是非常不现实的，首先，今天的

中国作家几乎都是急功近利，就算不靠稿费生存，如果他是什么职业作家，我说的是在作协系统的，拿财政工资的小说家，他每年都有发表字数或篇目的要求，周围都是写作的，谁发表少了你好意思吗？

至少我知道，顾彬是不靠写作生存的，其实他是不能靠而不是不想靠。

他喜欢中国诗人是因为他和他们都是一类人。中国诗人有几个基本特点：没有一个是靠稿费生存的；几乎不能独力出版自己的诗集；喜欢拉赞助接受什么基金会的施舍；热爱集会热衷什么秀比如诗歌朗诵会什么的；习惯和官员、老板勾结；还非常要面子，他们普遍吃嗟来之食，但都坚决否认；喜欢搞传销，拉人头，结党才能营私，还特别喜欢带徒弟，他们认为孔老二有今天完全是因为他有三千弟子；表扬与自我表扬，什么话都尽量往高里说；好斗，通常还是窝里斗，通常是结党不成的后果。

我要特别说明一点，顾彬批评中国作家写得快写得多，可是他不知道他喜欢的中国诗人恰好是写得快写得多。说句俗的，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写诗人比读诗人多得多，平均100个写诗人才能找到一个读诗人。我问过许多诗人，他们几乎不读别人的诗歌。原因是什么？有个诗人十分坦白：我都够臭的了，我还能读比我更臭的作品吗？

在与窦文涛的谈话中，顾彬只有一次特别小声地提到几个中国诗人的名字，知情者一听就笑，正好是跟他有合作关系的经常在西方流浪的中国诗人，几个诗人非常渴望捞到美国那样的绿卡，好像不那么容易，还是回国谋生了。

这几个诗人当然是服从于他的观点甚至附属于他的团队的，有一个诗人我非常了解，其写作习惯就是把西方文学主要是诗歌方面的杂志、书翻开，一边阅读一边写自己的作品，相当于学习西方作品的读后感。难怪顾彬喜欢他，因为他的价值观已经和顾彬一样了，在我们看来，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西方文化的孝子贤孙罢了。

这样分析顾彬，是不是因为他骂了我们中国文坛呢？

绝对不是，而是他没有骂到点子上，没有找到中国文学的真正问题。你说中国作家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确不错，但不是所有作家都没有，只是在现有条件下，他们不能公开自己的思想而已，他们更重要的是生存，就像我们政府教导的，中国人首先是要讲生存权。

再一个，就是中国作家该骂，也轮不到你顾彬来骂，我们自己应该有这样的内省能力。

关于读书

我越来越感觉读书已经在成为一种怀旧的作秀，现在有多少人还在真正地读书？实际上是在读电脑吧？随着网络的发展，读书这个词义早就变了味道，就像火车这个词语，实际上现在铁路上哪里还有冒火的车，都是内燃机或者电气机了。

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读书其实就是看电脑。文人之间互送文本，也许有一天会变成互送U盘什么的，随之而来的就是签名本的消失。其实因为电脑写作的普及，许多作家甚至连字都不大会写了。

从中学开始，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拥有一处像样的书房，四壁都是书柜，而且最好是澳门议事厅里面那种有楼梯的红木书柜，坐在其中，就有一种气场，就让人安静，让人有写作的欲望。

在珠海这20多年，我的藏书虽然过万，但一直没有可以炫耀于人的书房，有朋友笑我老土，现在谁还藏书啊，一部电脑就可以收藏数以万计的图书。

我也知道，纸质书籍的市场越来越小，虽然每年的全国书市还是人山人海，但购买者多半是某些流行作家的“粉丝”，他们其实早就在网络上阅

读了偶像的作品，买书只是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崇拜，主要是需要得到偶像的签名而已。

或许真的有那么一天，就像蒸汽机车从铁轨上彻底消失一样，书籍会从我们的图书馆消失，成为一种文物，成为让后来的青年了解当年文明的一种古老的载体。

针对我这种思想，有位网友说我是杞人忧天，于是有朋友说，杞人可是名人啊，把你比作历史名人，好事呀。

于是有下床后的快感。

网友是这样说的：想起“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按这个成语的出处《列子》该是两千年前的先秦古籍吧？但好像至今杞人的天还是没塌陷下来。其实纸质书籍是否会成为“文物”并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阅读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衍变；阅读的本质是否发生了改变？这才是需要担忧的。

于是更加释然。

或者正像我曾经跟别人说的，乌龟王八，各自有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都有自己的市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再翻看一些资料，当年广播电台出现时，现场演出受到过影响，电视节目出现时，广播电台也受到过影响。还有，电视节目火爆时，曾经把电影挤兑得没有市场，但是今天的电视和影院并不排斥。而小品火爆以后，相声基本没人看了，可是今天人们在继续看小品时，又进剧场看相声了。

共生主义，这是杂文家朱健国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一种理解，是一种包容，一种和解。

我想至少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书本与电脑是可以共处甚至互补的。这就像季羨林研究的东西，其实已经非常过时，基本上没有实用性，是小众的小众，但并不妨碍他仍然是大师。

不过我得承认，我在书本上的阅读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提前到来的老花眼，我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电脑上，因为网络里面有足够的东西可供阅读。当然还是继续买书，却有点像奢侈的女人买衣服，不在于穿，有时纯粹是满足自己的占有欲而已。

再一个，我现在是把书当艺术品，我十分喜欢那些装帧精美的书籍，经常是因为一张好看的封面、舒服的用纸，就买来自己收藏，或者送给朋友。

偶感

当诗人雷平阳到处炫耀他的诗歌甚至他的书法时，他的光头老乡于坚笑了：雷平阳？他的诗歌只是属于云南，我的诗歌属于中国。

漂泊归来的诗人王家新听说了于坚同志的理论，也笑了，他用湖北丹江口的普通话说：我不属于中国文学，我属于世界文学。

诗人沈睿听了家新兄弟的结论，大笑了。

感觉甚好，是中国这些诗人们的特点，就像许多抽烟的人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公然在公众场所喷云吐雾一样，他们活在自己的迷雾中。

我唯一佩服的就是诗人北岛，中国的诗人就他一人不装逼。我最近读了他的几本散文随笔集，发现了一个无比真实的诗人，这个诗人在周游列国时一点也不愉快，虽然没有像当年的孔老二那样被人捧得如燕子飞，却也经常困顿在赌场里掏不出钱来，人民币？美元？欧元？哪样才是我们诗人的货币啊？

其实，不仅中国的诗人不曾阔过，就是外国的诗人，也基本上生存在社会的边缘，靠慈善救济过日子。跑到国外的中国诗人，在国内原来大多数是农民，或者像农民一样生活过，当然手头比较紧，以为洋人那里遍地

黄金，于是都打着爱国的旗号纷纷出国。

好在吃饭不成问题，温饱之余，还要造点影响，隔三差五在哪里开个诗歌朗诵会。然后找各种各样渠道发布到国内，如何盛大、如何豪华、如何辉煌以及本人如何受到与会者崇拜，回到国内纷纷以诗歌沙皇自居。

看了北岛的书才知道，其实那些所谓诗歌朗诵会很多时候是卡拉OK，自娱自乐的，甚至只有几个人酒喝多了叫几声床也对外宣传是什么什么朗诵会。这些朗诵会基本上是相互邀请，某人在哪个学校搞了几文钱，就邀请自己的朋友到会，某人也在哪里的基金会弄到报销的指标，于是投桃报李、礼尚往来一番。听众呢？有的是学生嘛，找一个老师就可以带一大群学生来充当听众，像奥地利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人排着队去那里演出，不是别人邀请的，是自个出钱租柜台，连观众都是花钱买来的。如此自恋，仿佛小众，好像高雅得不行，而其实，却比奸商还要江湖，他们巴结官员的渴望甚过商人。

20多年以前，本人还在湖北，美国最牛逼的诗人金斯伯格访问湖北作家协会，却原来只是个小个子、秃头、满嘴脏话的美国佬，他有一点非常可爱，承认自己实际生活中的穷困潦倒。除了骂骂政府骂骂里根，还有的就是号叫了。

美国的伟大诗人尚且如此，差不多就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北岛亦尚且如此，那么还有谁比他们更加牛逼呢？

真混得好，回国做什么？支援祖国建设？还是和那些留守祖国的人民抢饭？这是皇帝新衣的问题。

混得不好其实也不要紧，中国还是你们的家，祖国人民随时给你们留了一口饭，只要你们不是回来充大爷，我们明白，丧家犬的日子不好过哇。

疼痛

有时疼痛其实来得并不突然，当一个人受到致命一击时，也许他不会马上感到危险，也就不是选择退却，常常是，他会更加拼命地去搏斗。

20年前，我的一个文学朋友为了中断妹妹的恋情，与未来妹夫进行了一次决斗，因为那个男人是个农村人，我朋友可不想让城市里长大的妹妹去广阔天地搞双抢。结果那个农民的儿子给了他一刀。我后来问朋友，当时有什么感觉？他说并没有感到疼痛，只是觉得心口一凉，那是刀子的温度，他只是觉得气愤，需要马上反扑，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

之后，才是疼痛，那种感觉是迟来的，就像一些有后劲的烈酒，越来越疼痛，我朋友也越来越后悔。后悔自己没有预想到那个男人的行为，打的是无准备之仗，没有及时躲避那冰凉刀锋，那冰凌一样尖锐地划开他心脏的薄膜，从此，他的身上有了一条长达一尺的拉链。

最喜剧的是，妹妹还是选择了凶手作为丈夫，这是对他权威的极大挑战，而他，选择了投降，他参加了妹妹的婚礼，并且送了厚礼。

有时，麻将桌上的失败者就会让我联想到这个老兄，在开始失败时，他不会感到危险；在输得一塌糊涂时，他不会感到心疼。他不吃不喝，好